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云云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右隱元年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於葬後宜有

之也而子氏未薨無故而并歸賵此爲難知抑侮耶詛耶它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求周之所以然者而莫得而人情無容如此也侮詛則周之不君甚矣言豫凶事非也誤則周之無政極矣言豫凶事亦非也不君無政則又何暇論禮與非禮之間哉言非禮亦非也葢此元年七月也而子氏以二年十二月薨相去不逺杜氏以長厯推經或言日誤或言日月必有誤者不一安知非策牘脫亂而

傳怠夏五之疑杜又信傳而不核其然歟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右隱三年周衰徒以虛器位諸侯上而周又最弱質固宜也然王而與鄭質鄭也而質王則無王與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先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王可矣而曰信

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先君子之言也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右隱十年經書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杜預云齊鄭後期而傳言鄭入郜入防蓋鄭後至而得邑歸功于魯

魯受而不辭故書取也按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恭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預聞廼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其敢以許自為功乎是魯與齊鄭連伐宋伐許而同勝之齊皆不取魯取宋邑而讓許土鄭以宋邑歸魯而得許不有也鄭莊公為有禮且正宜矣隱公賢君也知讓許土而不嫌於取郜防豈其心哉蓋許

國也郜防邑也人情於大者則不敢貪而辭小者則易而受故三國有功而魯獨失惜哉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右桓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其弟克辛伯告王而殺之元惡得戮義無可悔而傳廼以謂

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公弗從故及於難夫使子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辠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為惡而自禍豈但前弗從諫之咎傳意非也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太子忽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母皆寵弗從昭公立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子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

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又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又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右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傳趙穿弑君而春秋書趙盾弑其君爲亾不出境返不討賊而

仲尼善盾以其為法受屈也祭仲立昭公又廢之
立厲公又逐之至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又
假手於齊而殺之復立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
然而春秋不書其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盾之力
足以全靈公而靈公欲殺盾不獲而見弑弑非盾
為而事由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辭若祭仲自昭
公之未立也固已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
昭公不從而及此其廢昭而立厲又非巳志宋實

刼之若曰喪君有君社稷無隕多矣是仲之心也至高渠彌立子亹齊人將誘而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亹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簒立為君矣石碏亦安得使陳人幷石厚殺之哉石厚之黨於州吁猶高渠彌之黨於子亹也石碏殺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為社稷亡則亡之為社稷死則死之若為巳死而為

已乜非其親昵誰敢任之祭仲石碏晏平仲易地則皆然人謂其以知免而仲曰信也者知其不可辯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而范甯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也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為也祭仲固前言之矣宋既劫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爭立以及於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逆子儀於陳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則其本心可見矣馮道在五代時歴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其

草昧力相簒奪道以為不足死而勢不得去故易世更主依違而獨全而世不加惡於道或恕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幾乎祭仲之以免者非耶然則要極而言之何如曰君子遭此為不幸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富彊者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右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蔿對伐虢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則有道以裁之矣而無故敎其君以滅宗黨伐支傷本如是以為彊公室耶實弱之矣獻公知患其族而不知患其子身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愛子也皆為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非天

啟文公晉其可望血食哉來俊臣輩教武后誅唐宗室而后亦不自戕武氏黨故士蔿之罪深於後人

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禄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右閔二年孟子論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而吳起亦言數勝以亡者衆善哉舟之僑之觀國於其得志焉而憂之可謂知矣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公使讓之對曰寇讐之保又何慎焉云云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右僖五年士蔿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子皆無罪而以為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賢乎當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啟禍不然知三年將尋師焉則無築可也築而不慎坐觀晉隙若非巳任者

而退有後言以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齊卓子乎而二公子何預為臣不忠慢君誤國其罪大矣惡後之人眂其浮詞而不要其衷故辯之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云
云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云云

右僖九年葵丘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霸諸侯

未有大失而卒孔徒以其勤遠略知終在亂遽勸
晉侯以無會其智遠矣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云云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右僖九年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事可知卒以驪姬之子屬荀息荀息賢乎公子有當立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辭勿傅以直匡君可矣傅非所立而許之死非也而又終欲以復言為忠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然則不義以為信雖孔子猶不復也陳平亦嘗許呂后以王諸呂無不可者王陵駭怒而詰之而平不盡語以其心也及產祿已王乃與周勃舉兵而誅之後世不

曰陳平無信以謂信不近於義也夫必以安劉氏為忠則不以不忠於呂氏為不信也忠所在義也義所在信也雖然陳平何足言哉智足以及之而已嗚呼曾謂荀息不如陳平乎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王子帶也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秦晉納王王入于

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

右僖二十四年襄王辟母弟之難棄王城而處于汜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入而後殺帶襄王之於待其親者亦足矣晉惠公之立雖非國人意而惠公卒懷公立重耳未入也入而殺懷公則遽矣諸侯之欲納重耳皆是也盡亦使諸侯圖之不可哉文公於是有愧於襄王矣唐太宗亦與建成爭立太宗始造唐者也雖欲不有天下天下其

捨諸難起而避其兄天下猶當求我而不置何至
援弓矢戕骨肉乎然則周之所以益弱而愈存雖
文武之澤未竭亦其子孫義有以持之也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
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功爇僖負羈氏
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
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云云乃舍
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右僖二十八年顚頡犯君命驕已功爇无罪快心忿亂莫大焉刑皆無赦者也晉侯誠愛顚之材耶則不以不病故生而病則重躋之死也曰病將殺之此何理哉頡之材則又未知其孰與顚也其不及顚乎則自其材之分於取死何增損哉罪鈞而材異舍一而戕一恩威胥失矣是役也祁瞞奸命舟之僑先歸皆殺之傳曰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葢言瞞僑與頡也夫殺瞞與僑自軍

政之常而至殺頡則刑固已不平矣何所示民而民服哉傳之失誣非君子之意也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説復曹

右僖二十八年貨史而託神欺也利在復國忠也事順而辭恭禮也行一欺而二善得侯獳有焉淮南王書曰子貢詐而全魯詐不可以為恒弦高誕

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夫道不可遵而功有難廢

故二子所以全存二國之名至今語曰屈寸而伸

尺君子為之小枉而大直聖人行之也

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

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

古者越國而謀

右文元年是役也晉襄公伐衛先且居曰効尤禍

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此近于轉敗

而為功其舉得矣衛求救於陳陳救之敎衛伐晉以示有餘慮勝而會可也而傳言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夫越國而謀其舉固有可否不然凡鄰國以利交而權合者皆古也可乎哉杜預尊傳於傳之失不直攻之以為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衛之禍陳啟之也預之言乃庶乎古

戰於殽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

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云云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右文二年瞫之失右也茍自謂黜而宜則亦安之

茍自謂黜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何所受怨

哉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秦師豈死所也哉若恥无勇乎則挺然以身投兕虎亦勇也是匹夫之剛也狼瞫而君子孰非君子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右文四年此晉襄公事也春秋之時諸侯以彊弱得一士而可以弱一國人所貪而不捨者也何有於良蓋孔達嘗帥師伐晉不量力而干霸主故衛不得已而執達以說晉而襄公乃矜其國之良

而捨之猶有文公之餘烈賢哉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云云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名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右文六年趙孟晉賢臣也立君國大事也已為政與大夫謀而賈季實干命不能討季而止樂樂至而又殺之樂何罪哉徒曰既不立則雖欲无殺不

可得慮後患可也然晉於是乎始衰矣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且謂趙盾能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云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云云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

右文六年盾為政晉始有政然而賈季專立公子樂既不討又擅殺陽父亦不討僅能歸罪續鞫居

異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耶則去之苟無愧于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足以禁又送其帑无政莫甚焉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云云趙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右文七年宣子始謀之不臧既逆公子雍而殺公

子樂矣惠穆嬴又背先蔑拒公子雍而立靈公我則無信秦何所負哉不得已稱兵而禦秦愧矣而尚以先人謂有奪人之心無愧矣哉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惠伯也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右文十八年襄仲以敬嬴故殺適立庶叔仲初不

可是也既立宣公而詐以子惡之命已可以逃矣知非君命而以君命往死之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嗚呼惠伯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注宣公簒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右宣元年文子不納莒紀僕之逆陳義甚高賢大夫也而襄仲弑君立君惠伯不避難而往死行父不能死亦不能正也又以身往賂齊而請會嗟乎不幾所謂然則從之者歟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汪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衛殺其大夫孔達

右宣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背盟以干大國罪也

然春秋時諸侯曰尋盟盟未必善善未必信也背盟以干大國其罪小遵先君之約不忘與國而救之知利社稷寧以死塞責其忠大孔達賢哉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注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

右成二年戰欲殺敵無問其人矣而頃公自以不射其君子為有禮用此敗執此與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同意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

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云云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云云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云云長魚矯以戈殺之尸諸朝

右成十六年十七年人臣無外交郤至事君无貳

而在桴鼓之列受楚王之問苟以為禮而忘義忘義安取禮故其後欒書之讒得入夫為禮而不圖終尚以貽禍而不足成名況非禮也哉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右襄八年晉霸業衰與楚爭鄭干戈日尋魯畏晉

彊徒欲成晉志而嫁禍於鄭鄭何罪哉武子賦彤弓以諛晉而宣子不度其君之德不量其國之力而受之自以為得可恥而不足榮傳猶曰君子以為知禮若魯無君子者以為知禮可也

雞肋集卷四十

謹案卷四十第二頁後七行公敗宋師於菅刊本菅訛苦據春秋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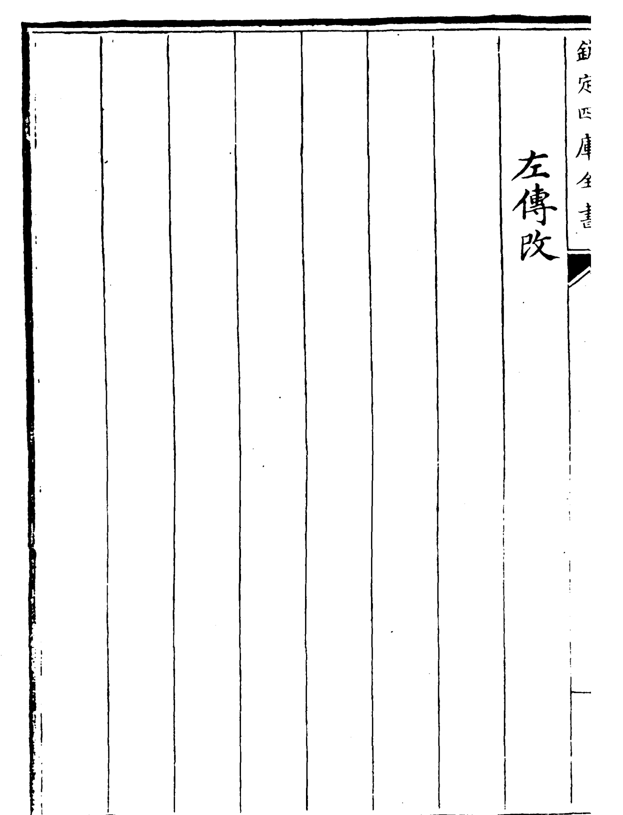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五行以為疆公室耶刊本公訛宮今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叔仲初不可是也刊本叔訛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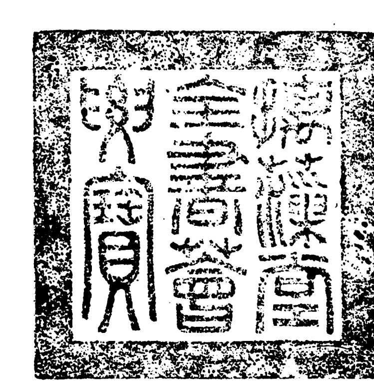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前八行孔達賢哉刊本脫達字據左傳據左傳改

增

第十八頁前八行郤至事君无貳刊本郤訛欲據



左傳攷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貢生臣張子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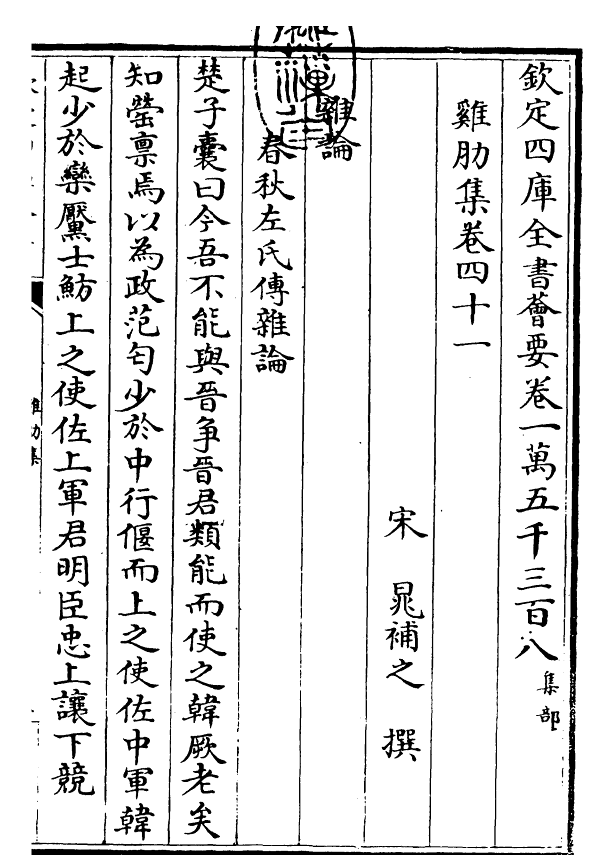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一至四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八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

楚子囊曰今吾不能與晋争晋君類能而使之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右襄九年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孟子以謂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葢貴老敬長所以訓孝弟而賢能所在不必老長是以晉政類能少者位上羣臣樂推彊國罷爭才之所在不繫乎年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

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右襄九年國君十五而冠而魯君以年則十二年耳未及冠也武子對晉侯之言則是而廹於盟主之威不暇守其言至汲汲焉即它國之廟假同姓之器而行禮若不及竢返國者以謂禮耶非禮矣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云云 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

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産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盜衆盡死

右襄十年子西子駟子也子産子國子也子西之才不及子産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盜戕其父聞難匍匐遑遽而往猶恐不及而責子西以不儆善子産以庀完此豈雍容時耶傳失之矣且言國事則三執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

咎臣妾之逃悼器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而已哉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呉云云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纍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茍過華臣之門必騁

右襄十七年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忍非國恥蓋國弱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戌為賢乎則欲

靖國而縱有罪何哉既謂君舍之矣而過必騁以

示惡之奚補

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寅卒

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

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

之為丈夫也

右襄十九年宣子以事其子吳自誓而猶視而懷

子以嗣事於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為淺期偃也然宣子懷子皆晉之望也譬巫覡妾婦撫尸喋囁何其妖且鄙哉桓譚言病而目出初死日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

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注明年楚滅舒鳩

右襄二十四年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偽逆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其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子馮以之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

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右襄二十五年吳人輕而無謀自古記之矣孫堅孫策皆無王霸器堅輕騎從敵策暫出遇仇俱以輕敗雖賴周瑜魯肅輩輔權嗣立亦權稍持重故卒建吳國也

鄭子展卒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户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

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飢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右襄二十九年展皮私施以収民而取國政罪也司城慕而效之皆權臣自培禄去公室之道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

之譽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為大夫之無者貸以家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仲尼曰魯自此不復贖人則貸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仲尼曰孰謂微生高直則為大夫之無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恒驟施以有齊國古之姦臣多託此以収衆幸而不亾而叔向以謂其後亾者何哉施而不直其干民譽多矣君子以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樂

氏加焉何哉不然彼皆不知此特誠心憂民而邮之可矣然君子猶避是名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注畏其作亂故寵之

右襄三十年以子產之賢察伯石之偽而惡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已位何也以謂廢之則力未可為若恥與同列而已自去耶則鄭不可以無

子產故寧少假焉且與之偕而不自失為鄭國慮故也嗚呼君子之馭小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產其懼此矣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注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注子晳公孫黑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云云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

而數之放游楚於吳鄭為游楚亂故公孫黑彊與於盟子產弗討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之曰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云云昆弟爭室而罪二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右昭元年子產為鄭叔向為晉晏嬰為齊皆三國之季世而晉齊甚焉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及為政有事伯石賂與

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
欲實難卒與之夫為政而令不行於公族至有所
欲使而用賂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為此抑
可言矣子南子晳之爭子南直也若罪其用戈則
子晳先櫜甲往殺子南矣子南用戈但應之也而
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子南杜預以謂力未能討
而歸罪於楚非權也不得已而用最下之策也雖
後子晳彊與於盟亦弗即討則其忍可知矣及子

晳獲罪然後方數以大國之事未爾討而摘其昆弟爭室至此則晳之直安在哉以至桀遽而至迫以縊死則子産之本心可見矣故曰為政而令不行於公族國於何有哉然子産之所以為此抑可言者惟初忍而后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衆方知其心是乃子産以為賢而稱於孔子也昭元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

氏矣云云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國有臣若是然至世微政去皆不能救鄭未裂於彊臣子産其猶區區焉因事正之晉齊將亡賢如叔向平仲特相與私語而太息豈不哀哉雖然二國所以未遽亡亦曰有兩人者在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云云合

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亾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云

云

右昭六年向戌知柳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咒而戌身為左師不能為國討罪既許亥代之矣尚面誚責陳詩揚義亦何為哉前此宋華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逐但過門必騁而已與此事終

始意同傳載其言不足賢也

楚子享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公懼乃反之

右昭七年薳啓疆諫楚君以毋辱宣子叔向而恥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陳誼甚高葢賢大夫也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至末者也何足道哉

楚子悔焉而啓疆詐魯以還之君吝臣欺何以為

國彼哉彼哉

楚王縊于芉尹申亥氏子干子晳皆自殺弃疾即位平王也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注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注善其有權

右昭十三年春秋之時諸侯以詐謀相幷不可勝

言弃疾從于亂以得楚無異於簒未可以正義責也然始即位而知楚取鄭邑之過欲歸之設非其本心猶為詐善枝如子躬忠耶王弗致猶將勸之遣致而弗致違君命以濟其詖欲誣鄰國以開其怨隙何以善其後哉諸侯是以知楚之不競也傳言弃疾令德有民然不足以知枝如之為罪執手而悦且親之異於得原失信遠矣啇於六里張儀之徒所以誤鄰國攜人心而杜預善其有權預亦

非也

晉成虒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注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竝徵會告于吳云云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云云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

右昭十三年子産鑄刑書自謂以捄弊而叔向貽書切責以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其辭甚美子産屈之夫子産之治雖愧先王以權一時良不得已而叔向尚以叔世過舉誚而非之若晉之衰又甚於鄭侈成虒祁而不能諫諸侯皆叛而不知圖合衆示威以誣先王朝會之意而不知恥似非叔向之為也杜預云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謗慝弘矣而叔向

不惟信邾莒之厚誣沮子服之正論至耀車甲之多曰雖以無道行之而可畏夫紂豈車甲之不多而亡哉蓋無道而可行自古蔑有且晉誠已衰不可復興為叔向者尚當區區以道維之姑教其君儉以守已信以待鄰雖微末亾也若侈内而暴外以暫屈人而為彊所謂攘臂而仍之其技窮矣

二月已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亾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注戴華氏桓向

氏汏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右昭二十年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至哉言也術如梓慎望氣而知它國之祥蓋天地不能隱其情然不足以知其人孰當之也至昭子聞梓慎之占則知其禍在華向竟如昭子言然則吉凶由人氛能兆之非氛所為也抑昭子可謂儒矣

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

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右昭二十年世皆罪楚平王之信讒奪婦賊殺不辜而多伍員之忍詬含恥卒報平王葢聲烈光於百世而如存而獨申包胥謂為已甚揚子雲亦論而非之然以員事言之鞭尸藉館未為已甚而始干吳王僚以伐楚而病公子光之不從若退而別求所以報楚尚或可也而知光欲篡至進刺客陷

人殺君成已報父人誰無父僚何辜焉笞之人求子者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其言悲矣員誠以其父故不暇避此而罪則當為世大戮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内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廼止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右昭二十四年晉以邾人之愬執叔孫婼館諸箕

自以不敢廢周制不肯與邾大夫坐禮也恥以貨
免而為不解獻子之求冠進其兩冠外弗與吏人
之請犬殺而與食至於申豐以貨如晉將欲免巳
尚以計畱豐見而不出觀其意蓋義重於死如此
以謂巳行人耳何所獲罪不幸而死顧不失義可
矣其所館也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蓋處死者
素定其暇豫又如此也及士彌年將逆巳而歸而
巳不知謂將殺巳陰戒其踁幾害彌年異哉夫能

忍無罪以死而不忍以計自全可謂義矣至疑彌年來害已而欲戕之義安在哉始則不畏死終則欲拒命以死嗚呼其終始相迕不可知也已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戍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云云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云云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右昭二十七年詩稱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讒人之可嫉而難去如是而沈尹戌一言以殺二讒安子常靖楚國於舜之功二十而二矣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云云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右定九年鄭自子産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産固自以救世鄧析又改焉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制之所誅夫天下無王而諸侯有政能使亂人不得作是乃駟歂之所以為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刑有時而或用不以言取人故鄧析雖能為竹刑不足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然不忠夫子然可為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於鄭去一亂人之

雄忠於先王後世之人多矣而又以謂苟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矣何可以加於國家哉召伯之惠政在民其人賢故民愛而存其甘棠用其道不弃其人若召伯可也以比竹刑異哉李斯為秦立法漢滅秦亦因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弃得乎哉又列子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産為政數難子産

子産屈之俄而誅之以謂鄧析非能屈子産不得不屈子産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雖不云駟歂殺之要鄧析之不可不誅列子亦云爾也

初衞侯游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太子）不對佗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佗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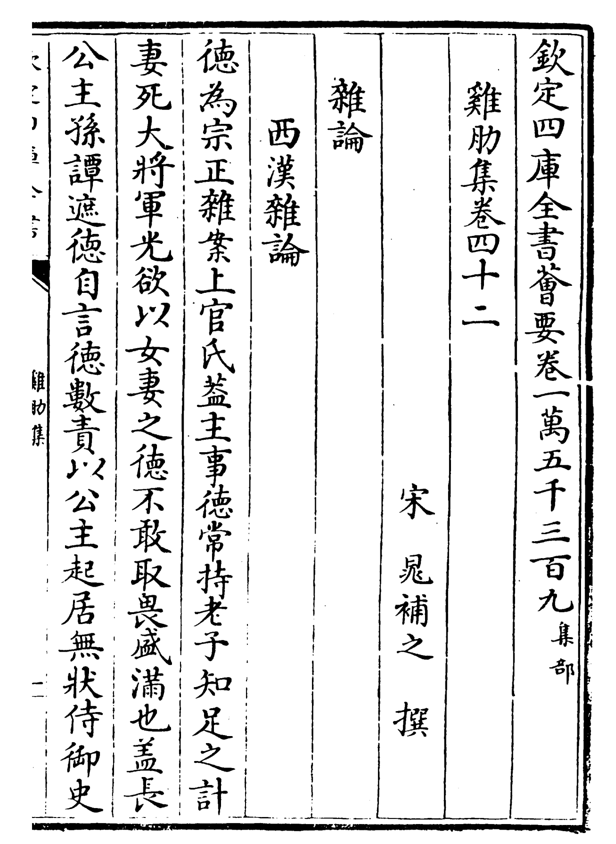
右哀二年自古諸侯之子不當立無妄而求者多矣夫郢父在許之而不敢承父没母立之而不肯立郢之賢且智葢子臧季札之義也或曰畏禍夫一臂重於一國身貴於天下易知也利在於目前禍伏於事後難知也孟子曰茍非其人以簞食豆羮見於色至蒯聵與輒父子爭國而郢超然立於無過之地郢之賢且智葢子臧季札之義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

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右哀十一年杜預注曾非無壯士季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帥也恥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為賢而不止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為勇乎則不戰以為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特怨乎不以而捐軀非以為名也是役也孔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不伐公為

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兩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孟之反冉有不死皆見取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雞肋集卷四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西漢雜論

德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

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為受譚究訴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名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賜爵關內侯

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天下德畏其盛而懼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也御史承指誣德以誹謗詔獄而德惟良折獄用御史力至免為庶人此在常情不能無說也然德拒疏已而光不放於利而不怨御史阿已欲而光以說之不以道而不說

抑光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牽
於孽妻之愛忍許后事不白以負天下至於覆宗世
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亦光不早辯頹其勲名哀哉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
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
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
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
是大不然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

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寛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説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寛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寛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寛者也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大中大夫膠西相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有過之臣無

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復誅不悔前過而教令人

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向附傳向以宗室良欲盡忠於主而嫉恭顯許史輩懐姦害正若力能肆諸市朝猶君子之所與也非私也且向之言曰昝孔子與顔淵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向憂望之等

復退誠無邪心然巳預焉故不敢自為上陳之而敎其所親上變雖本無邪心至此而不幸欺矣向誠内省不以為嫌然自為上陳之而意不免乎使巳且上安能無嫌而必聽哉從妻言之為姤妻雖俚人語其變人心必也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上之必用若夫成功則天也向如彼何哉或曰智者術之原此術也奈何曰欺曰君子之用智不得巳而至於術猶託之正是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

可行在君子為術在聖人為權捨曰正而出於欺雖濟君子恥諸況不濟何以自免於邪不惟其欺不可為而已抑姦人得以藉其口於主曰彼自謂正而正如此後何以復信於上哉此恭顯所以得因是陷向而向辭服又不惟其能陷向而已卒幷望之遣子上書事見治而殺望之自向為之也雖然玄成禹非朋恭顯者也若曰向誠忠於國家而慮不聽乃欺若此治其欺可也而曰前欲毀離親

戚為臣不忠夫向不為忠孰為忠邪二子漢儒宗

猶畏恭顯竊位患失而鄙如此況其下者乎

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陳平常燕居深念賈往不

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

何念賈曰云云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

權不分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

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産禄迎文帝天下後世皆知其為平勃朱虛東牟之功謂賈有遊談之助耳雖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巳而謂章與興居始謀立齊王猶詘其功然間一歲終立二人為王至賈之功則無一人為言之文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百發百中而方其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之安知與勃深相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

蔡之事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悅故周室幾危況勃樸椎少文昧於慮始安能不疑平而覩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産禄如莧陸之易措劉氏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哉然平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忘魏無知高帝固以為不背本者及此智窮計困得賈一言而免深禍成大勲事定國安而已佚樂顧忘賈本圖不聞其為上

言之上亦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脩然事外樂以
忘利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陸賈以之
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貣服具陸賈素與建善
迺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
何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
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
辟陽侯乃奉百金稅 云
云 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 云
云 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閎籍孺從其計言帝果

出辟陽侯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吕故帝聞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到

右朱建傳第十三陸賈自喜畫策而朱建又尚氣節兩人為此皆其性所不能已也然賈亦善建故哀建母死不葬乃以計動辟陽侯使助建喪建以母死不葬故德賈之恵廼以謀恐閎籍孺使免辟陽侯死此其情也而辟陽侯閎籍孺兩人皆行不正賈建與通計議甚汙可鄙者若曰賈為人喪建

為母死儻可以免然君子之與人交惟無以利為哉將無所不至也

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云

右婁敬傳第十三敬之見在漢五年然漢楚之爭蕭何曹參韓信張良陳平並從漢王方是時婁敬何在耶天下已定於漢諸侯王將皆封而敬始為戍卒脫輓輅而獻計謀豈愚於前而智於後哉人

才各有所長當分裂擾攘之際戰攻成敗間不容髮智者獻謀勇者獻力有如蕭韓張陳並以人傑馳騁而興漢敬之才不足與於其間也漢已有天下而長治之策未立敬於是焉出矣勸都關中則良平之所未發而敬首陳至羣臣爭言都周然後張良乃從而明言其便竟建西都諫伐匈奴則良平之所不慮而敬獨疑至白登見圍七日然後陳平迺從而計賂閼氏僅以得解則是敬之二議蚤

圖先見皆良平之所未思也又敬之所陳凡三事皆有先後始議徙都以安國本國勢既足獨憂四夷故中勸高帝以結和親論可以毋戰而漸臣者和親既成外患斯弭故然又勸高帝徙六國彊族以實關中為彊本弱末之術如是漢業成矣而高帝盡用其計漢以大治傳祚四百故敬之功不減漢初起佐命功臣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

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云云

右叔孫通傳第十三原廟非古也自通啓之且子孫乘宗廟道上行不可也則亦壞之而已本為複道不為原廟百姓皆已知之矣奈何復教人主使欺百姓以取是名乎夫人主行無過舉改之可也文之非也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

右叔孫通傳贊第十三禮樂廢叔孫綿蕞草具於介冑中世儒末習何足為一王之儀然秦滅詩書繼以高祖惡儒士功臣又皆武夫屠販之流或殿上飲酒拔劒爭功幾何不覆而亂哉通因時制宜度高祖所能行以漸草之漢卒稱文治通於此功亦多矣觀通始徵魯兩生兩生不肯行以為禮樂必百年積德而後可興通以鄙儒不知時變棄而

不取然則通雖祖散亾殘缺之舊忘小不備姑取

而有之而漢卒賴馬文理以興雖謂之成一王之

儀可無愧也

厲王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褏金

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

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

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吕后王諸

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除賊

報母之仇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於三而諸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辟陽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為母報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寛矣内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寛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竟以是驕淮南使速敗故傳曰寛難

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重自切責之令薄

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

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云云

石淮南王傳第十四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以義理

動也昭緣君命為書切責以天下公法懼之可也

令先稱所長以順適其志而后數其罪意誠是也

然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懼不敢當知

禍之不可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

聖我固自聖是促之亂也昭詞非也

廼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云云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云云淮南王廼不食而死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亾淮南王盎曰願陛下自寛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七國反聞盎勸上以誅御史大夫鼂錯當時皆尤錯以為權首而不甚罪盎蓋

七國以誅錯為名也淮南王反時上以弟故曰赦之羣臣以法故曰無赦而上自赦之王不幸道死大臣何罪盎乘隙以勸誅丞相御史然則盎果亂人喜權凌上者非但不善錯而擠之也至終不得其死豈不幸耶

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安為人資俊材喜名好士而蚡以大臣處帷幄私許以非望安之禍蚡啓之也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苦諫數四雅稱漢美而竟以雷同并戮蚡不及誅幸也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云云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右蒯通傳第十五說士能以其辯張為利害奪人於頃刻之間類今日言之明日不可復用者若通說武信以謂范先降而身死邊地必皆為金城湯池范陽令先下必身富貴邊城必相率而降後卒如其言此策也非說也

躬與孫寵謀上變事云云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丞相王

嘉內疑東平獄事爭不欲傒賢等語在嘉傳云躬上奏言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變令許為單爰䖍使者來上書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令匈奴容聞馬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公孫禄言躬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上迺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可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云云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

以文云云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上繇是惡躬等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贊云利口之覆邦家此言至躬始造詐計欲攜匈奴而公孫以王者威信排之而不聽卒懷詭心欲以厭星變而王嘉以天不可欺沮之而不從二議明甚而哀帝溺躬險言初不知悟利口之入人如此哉然躬以利心告變覬覦輔政陰謀誣誅東平王等與董賢俱封賢亦

其黨矣后賢惡躬薄加沮焉不旋踵躬敗故人主苟暗於聽則君子雖彊不足以間小人而以小人間小人則有一隙焉而立聽其浸潤道以相勝然也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絶命辭云云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詆躬云息夫作姦東平誅躬豈但躬敗東平欲因事抵巇謀動蕭牆生釁邊鄙以招權寵快已志未及戮而自殘辜矣懷詖

誤國以得禍敗何所取而許其危言高論乎又絕
命詞內訟忠憤感激可勸而後世溺其淫辭故出
之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過宮門闕必下車
趨見路馬必軾馬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
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
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后慶為齊相齊國慕其
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為善若固有之不以是近名故人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來行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舜禹行趨人猶以為賤今世有一切腐儒捨聖人之迹而為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獨絃哀歌之徒無補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不笑議而嫉排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彼誠矯偽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已才智之所不能及則寧盜其迹之易為者以誑聾俗而不

知察故人皆以為賤若奮之出於至誠恭謹不知名之為可近則此所以當世不謗後人尊之不然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僶僶不為過而已何以隱然為漢忠臣孝子古今仰之若此哉

慶為丞相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廵狩海内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寛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

九歳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右石奮傳第十六傳曰天下多事則賢哲馳騖而不足天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慶為謹厚君子然材智不足道也漢以高帝厚萬石君之故因厚其子孫萬石君以一介之善使冒三事慶正使奕世小心无咎何足以濟鼎足折形渥之凶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

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慶慙不任職上書云云上報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注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而自以為得許上印綬掾吏以為責甚深而終以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右石奮傳第十六忠實仁厚漢廷如石氏父子者固不可以一二數而慶又尤謹者豈樂病國害人哉然才非其任智能不及不唯坐視民亡無術以救而至欲以請徙邊類殘忍不愛民體國者之為葢自古及今所謂一切善人者皆暗不知計議或姦謀助之不幸雷同其弊乃甚於惡人之志殺人者而始終昧昧亦不自知也不然豈其醜之以反室而欲往懼之以責深而復起哉

衛綰戲車為郎文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景帝以為廉忠無它賜代桃侯舍為丞相注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

右衛綰傳第十六唐詩人云賈生明王道衛綰攻車戲同遇孝文時何人都貴位甚矣夫才大難用論高難信而無能謹厚者之易合且親也

周仁得幸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右周仁傳第十六直不疑周仁張歐號為一切長者不疑人枉以盜而不自辨曰長者可也若仁上所親如此又時有所問每曰上自察之此謹於保身者也何足尚哉張歐始以刑名進迺能使官屬以為長者而不敢大欺至涕泣對具獄歐不特愛已且愛人似小勝耳

梁平王襄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初孝王有罍尊直千金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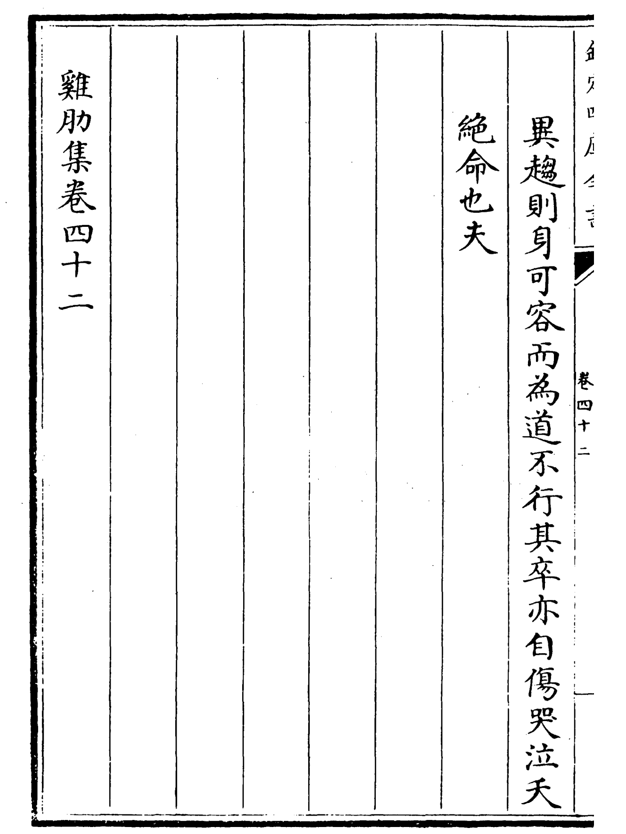
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云云公卿治奏以為不孝削梁王五縣梟任后首于市

右梁平王傳第十七漢法行不私多貸其親任后事李太后誠不順而罪梟首此法民懼俗化之本也然任后罪殺之可也梟首暴尸斷恩已甚蓋漢習秦餘非訶師之意矣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周勃灌嬰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右賈誼傳第十八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絳侯等皆漢功臣忠實宜體國者而見誼進暴不能不害

其能況勢利輩哉眉山蘇公言誼志大量小非漢文不能用誼誼不能用漢文以謂得君如此猶且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為歟嘗竊疑之夫人臣奮不顧身為主立事主任而勿貳廼得自竭以漢文之賢葢能知誼任公卿者而亦且惑絳灌之私論若中才之主不能知賢葢不足道既疎不用其議猶彊聒而不舍此誼之所難也若枉已以交絳灌之徒而幸不斥至其有為又與之



異趨則身可容而為道不行其卒亦自傷哭泣天絶命也夫

雞肋集卷四十二